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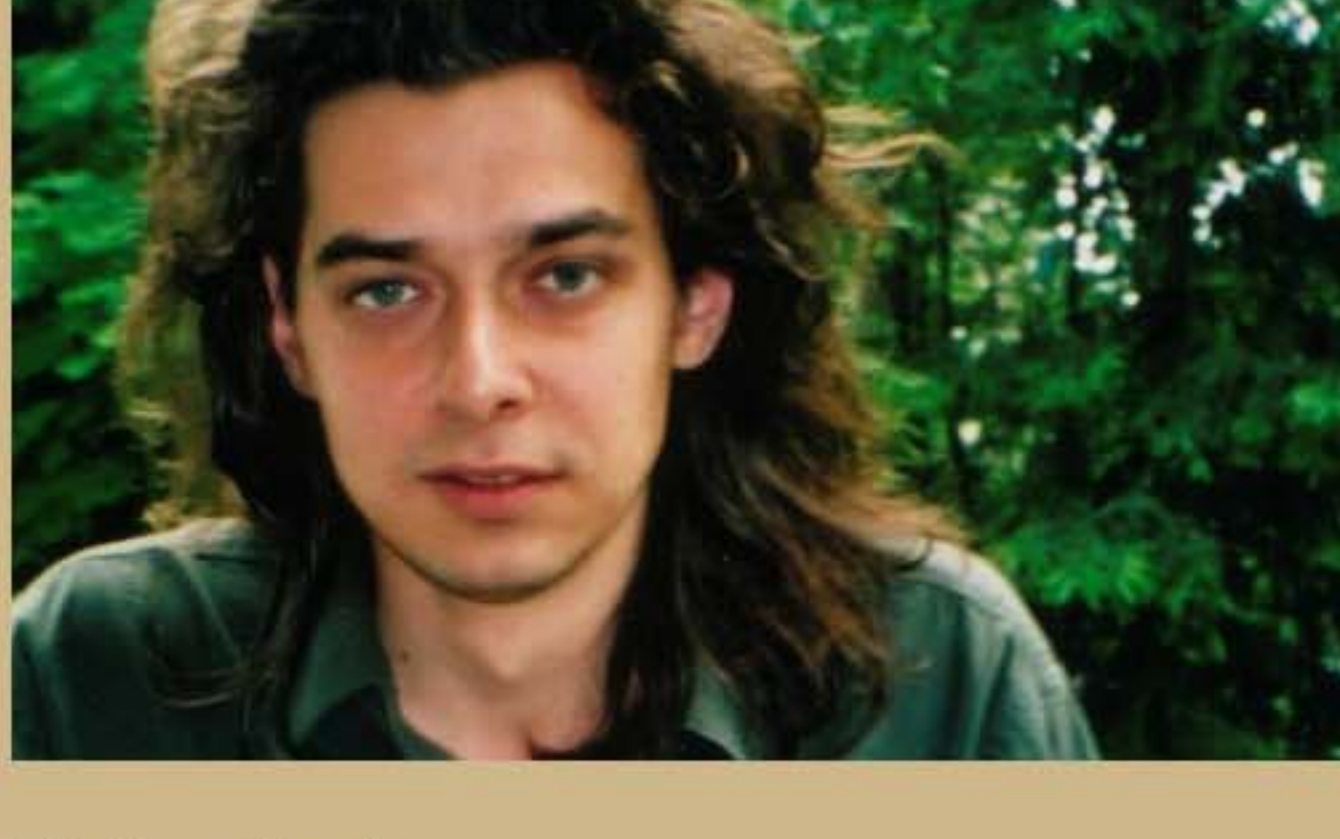
## 彼得·日拉希诗选

[返回首页](#) | [栏目总览](#)

作者：彼得·日拉希

您是该文章第 121 个浏览者

## 彼得·日拉希诗选

作者网站：<http://www.zilahy.net>

诗人介绍：

彼得·日拉希(Peter Zilahy, 1970- )，二十世纪匈牙利诗人、口散文作家、剧作家，生于布达佩斯，早年在大学攻读哲学和人类学，主要作品有诗选《白纸下的塑像准备好跳跃》(1993)、诗文集《最后窗口的长颈鹿》(1998, 2002)。他获得过匈牙利著名的莫里茨·西格蒙德诗歌奖，作品被翻译十九种文字，在匈牙利具有一定影响。同时，他还是以为知名的摄影家，举办过多次个人摄影展。

## ● 天使

她来临  
我听见她的翅膀 拍击  
她以那确信了  
十九年的动作  
扯下覆盖物  
每一夜  
她都使我的床失事  
彻底搜查我  
坐在我的背上  
用她冰冷的脚蹂躏  
如果我移动她就飞走  
如果她飞走我就移动

## ● 暮 春

我闭上眼睛，这是夜晚。  
我睁开眼睛，这是白天。  
法老最宠爱的猫。  
我让自己在床上吃早餐。

## ● 死在袜子里面

死在袜子里面  
因为地板冰冷  
舒适地蜷伏着进入  
微温的短袜  
结束在那里  
这是一种虔诚地  
希望的完成  
因为鞋子是监狱  
要换上拖鞋  
时间很少  
然而死在袜子里面  
感到如此舒适  
在黎明醒来  
开始把它们扯起来  
并且死在  
熟悉的运动中  
说——哎呀，我正死在  
袜子里面  
并且仿佛要端着  
一杯水走出去  
从这里踏上死亡  
并不啜泣

## ● 户外早餐

两棵桦树伫立在法式花园中。在一尊阿波罗雕像前面。实际上只有一棵树，然而却有两棵。突然，它开始像一个胎记那样生长，仿佛它以附近的苏联火箭基地的辐射为食，没有人敢去砍倒它。如今它们再也没有心。太迟了。在远远的一边种植也将毫无用处。两棵喝醉的桦树伫立在一个精确地修剪得对称的花园中，以一个可怕的俄国口音发出它们的“P”音。

## ● 重要独白

我像电子，不知道它是一片波浪还是一颗微粒。眼下，它是一片波浪；我无法入眠，一直坐到四点，而为什么要烦恼到那时呢。要沿着海森堡<sup>①</sup>和施罗丁格<sup>②</sup>的线条创造一个世界，在那个世界上，所有事物都各占百分之五十。不是 / 就是——那是存在的连系物。存在就是使它强壮一点，他们会说，心肝，把它收回来吧。一个机会。让我们把它留在那一点。

注<sup>①</sup>德国物理学家，量子力学的创始人之一(1901-1976)。

注<sup>②</sup>又译薛定谔，奥地利物理学家，量子力学的奠基人之一，193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(1887-1961)。

## ● 阿姆斯特丹

荷兰将建造这个世纪的交通工具。它将有一个连接部分和一根消毒过的针，来代替打火机，沉默而喧闹的运行，甚至火车的隆隆声和飞行器的噪音，它要在途中改变性别是不可能的，它也将有一颗标注着“安乐死”的按钮。

## ● 永 恒

我在一艘核潜艇上醒来，我们正在执行一次牵制性调动。承担严重事故，我们躲避两条梭子鱼和三片海岸。汽笛无休止地嚎叫着。一个说话温和的军官对我们下达最后指令。这泄露出我们要对一个党的高级官员的安全负责。一种特别委派。我们并不是白白死去。看着大海，你可能会认为我们是在西方，它里面有一切。勃列日涅夫戴着一顶白色泳帽在黑海中游泳，一系列穿着人造蹼的水肺潜水员在一段对他表示尊敬的距离开外，他的私人医生在一艘划艇上。如果他沉下去，他们就营救他，给他作人工呼吸。这种情况每天都这样。我们因为这个原因而一次又一次死去。那就是永恒。

编者按：

彼得·日拉希是当今匈牙利新一代诗人。他听说本刊的特约栏目后，主动寄来其作品，意在与中国诗人交流。

《界限》编辑部

2003年4月20日

诗歌是

致《界限》读者

(匈牙利)彼得·日拉希

诗歌并不用诗来押韵。我在一个广阔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语，这两者像天使和特性。一个诗人，就是某个仿佛总是第一次可以看着世界的人。

诗歌没有边界，就像诗歌是事物发生的边界，语言、美和精神失常、你与我的边界。

没有两首诗是相同的，每一首诗都是单一的例证，它面对一系列不得不解决的不同问题。诗歌需要时间。有时你不得不为一句话而等上一年。不像诗歌，语言是有界限的。

我们不能没有诗歌而生活，就像我们不能没有爱与恨而生活。我们吸入诗歌。诗歌是臭氧层，它把我们防护于精神失常，也把我们防护于精神正常。它是无形的薄薄的一层，表面上不重要，可是把它拿走，世界就会改变。

好诗寻求真理。最好的诗人走极端，他们死于他们的探寻中。诗歌宠爱极端主义者。然而你不得有所回报。这就像为一个秘密的代理机构工作。你不能对你所爱的人解释。一个好的代理人总是作好准备。诗歌适合于孤独者。

诗歌不会使你快乐幸福。然而它可以使你感受世界。大多数诗人都生活悲惨。然而他们却看见腐朽中的美。

诗歌是每当我创造新的东西时而试图企及的东西。让它成为写作文字，摄影，电影或者表演。我在夜里工作到我能看见的时候，而有时它发生。当它来临，我就开始对自己悄然歌唱那快乐、悲伤、欣快或忧郁的曲调。感觉到喝醉和高度激情。没有那双脚冰冷的诗歌。

诗歌从不安全。诗歌意味着要被度过。而它也意味着要消磨你。诗歌不是永生的源泉。它比忍耐更加接近毁灭。完全在创造新的事物名义中。并且给予对一个人的爱。

写诗是非常自私的。诗人爱自己，不像爱别的人。他们也恨自己，不像恨别的人。

诗歌一定得是创造。一定得有好的观念，一只去固定句子的好的手，一只能够去洞察的好的眼睛，而某种东西发生其间。它一定得使我惊讶。

诗歌是理解，因而它有一种幽默感。幽默并不是你可以戴上它来使真理变得可以忍受的一副墨镜。它是一种洞察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联系的高度意识的预兆。

诗歌不是对世界的逃避，它是把世界变成一个存在之地以及我自己值得与之同在的唯一现实。

坏诗是悲哀的。